

王盾、著

湘軍史

岳麓書社

湘军史

王盾一著

岳麓书社·长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湘军史/王盾著. —长沙:岳麓书社, 2014. 1

ISBN 978-7-5538-0245-9

I. ①湘... II. ①王... III. ①湘军—史料

IV. ①E2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76388 号

XIANGJUN SHI

湘军史

作者:王 盾

责任编辑:马美著

责任校对:舒 舍

封面设计:胡 颖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直销电话:0731—88804152 88885616

邮编:410006

岳麓书社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岳麓书社天猫网: <http://lzfs.tmall.com>

201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640×960 1/16

印张:33.5

字数:512 千字

印数:1—3 000

ISBN 978-7-5538-0245-9/E·20

定价:48.00 元

承印:湖南众鑫印务有限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84129

再版前言

本书2004年初经湖南省社科规划办立项，2006年3月脱稿，同年11月，应邀携定稿参加双峰第二次曾国藩研究会。会后，就笔者讨论发言要点撰文——《湘军史架构与曾国藩研究若干问题浅析》，发表于《曾国藩研究》第一辑，即《曾国藩与近代中国》，对七个有争议的论点提出辨析。2011年“海峡两岸曾国藩诞辰二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双峰与南岳召开，笔者复就曾国藩研究中若干有争议的论点，请教于与会海内外学者，深受教益。其中，关于湘军性质问题，多数学者认同笔者的分时段（即国内战争与反侵略战争两个时段）分别认定提法。其他问题则求同存异，从史实评判到价值评判逐一辨析认定。本书第一版发行于2007年底，早已脱销。客岁初秋，经唐浩明老师建议修订再版，笔者遂于2012年冬与2013年春，对全书最近数年来收集的意见进行了一次认真修订，将原书附论抽出。这一部分加上笔者近年有关湘军专稿，另出结集《湘军人物论丛》与《湘军史事论丛》两书。本书修订后，将成为湘军正史体例再版，尚希海内外专家学者不吝指正。

王 盾

2013年4月于长沙韭菜园止水斋

前 言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湘军兵志》出版，对湘军性质及湘军人物作了全盘否定后，《湘军史稿》又沿袭《湘军兵志》的观点作阶级分析，将否定湘军历史铸成铁案。从此，湘军研究成为国内史学研究的一个盲点。

世纪之交，港台、海外对中国近代史研究有若干探索性著作出版，国内也有大量重新评介湘军和湘军人物的著述涌现。在地方志第二次修编中，各地开始重视区域文化研究，湖南对继承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传统的湖湘文化研究也增强了力度，涉及湘学与湘军关系的研究出现若干新成果，对湘军性质与湘军人物的结论也有了若干不同观点，但迟迟没有新视角的湘军史专著出版。

笔者阅读收集湖南近代史料近 50 年，上个世纪末先后发表有关湘学与湘军论文 20 余篇。研究湘军史的重点是界定湘军的历史地位，突破史学界对湘军及湘军人物定性的难点，研究湘军对近现代史的影响。2005 年，专著《湘军史》脱稿。全书主旨是阐释湘学是湘军军事思想的哲学基础，湘军是湘学经世致用理论的军事实践这一基本论点。

《湘军史》的基本论点是：

一、湘军中后期从出关戡定叛乱、收复新疆开始，到参加甲申、甲午、庚子三次反侵略战争，湘军性质已由平定农民起义的

封建乡土武装，嬗变为反侵略的爱国民族武装。

二、天京攻陷后，湘军实力开始从东南战区向西北战区反分裂、反侵略前线战略转移，是曾国藩、左宗棠保存湘军实力、巩固湘军集团的战略措施。

三、湘军集团在左宗棠、刘坤一统率的中后期，在反对慈禧、孙毓汶、李鸿章集团勾结沙俄出卖祖国的外交政策、支持台湾人民反对割让的保卫乡土的战争，在阻抗列强利用八国联军入侵华北并企图侵略长江流域、华南、东南，为抵制慈禧废黜光绪延续卖国政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四、关于湘军人物评价问题。湘军中前期平定农民起义与少数民族起义军的七次战争，均系维护封建统治利益的军事活动，不容翻案。但对曾国藩的洋务、教育、清廉、用人及晚年刊印《船山遗书》，阐扬湖湘文化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传统思想的举措，对左宗棠收复新疆、反对外敌侵略、保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屯垦戍边，恢复和开发西北地区经济，坚持台海抗法，兴办福建、兰州洋务等事迹，必须充分肯定。要重新认识刘坤一在湘军后期的统帅地位，肯定刘“砥柱东南”的作用；对刘锦棠收复新疆，首任巡抚，似应作更高评价；对彭玉麟、杨岳斌、魏光燾、杨昌濬的反侵略事迹应当予以足够肯定；对湘军反侵略人物刘坤一、孙开华、曹志忠、王德榜、苏元春、李光久等的史实均应给予重视。

《湘军史》体例与撰述具有下列特点：

一、体裁采用鉴（编年）、论（导论）、志（通志）、纪（战纪）、传（人物）五种体裁相结合，不同文体的分篇综合新体例。

二、通志篇营制、饷制，除相关著作已有所论列外，本书新增军系、战列、战略、军需、惩黜、哗变等志，资料大幅增加。

三、人物篇分统帅、主帅、统领、分统、营官五级及幕僚分述，大多从晚清笔记与各地县志搜集。

湘军史料浩繁，各类史料常互有出入；本人对故宫内库与各省史料尚收集不够；缺乏港、台、海外最新研究资料。因此，谬误必然甚多，容当陆续补正，敬恳学界前辈指正。

王 盾

2007年3月15日于长沙韭菜园止水斋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	1
第一节 湘军的创建与发展	1
第二节 湘军集团的确立	9
第三节 湘军性质的嬗变	20
第四节 湘军在近代史中的作用与影响	23
第二章 通志	27
第一节 军系沿革志	27
第二节 战斗序列志	48
第三节 战略志	61
第四节 战术志	68
第五节 营制志	76
第六节 饷制志	82
第七节 军需志	87
第八节 募遣志	93
第九节 训练志	107
第十节 宣教志	114
第十一节 屯垦志	126
第十二节 惩黜志	130
第十三节 哗变志	136

第三章 战纪	141
第一节 太平天国革命战争中湘军战纪	143
第二节 捻军起义战争中湘军战纪	235
第三节 西北回民起义战争中湘军战纪	248
第四节 新疆反侵略战争中湘军战纪	272
第五节 贵州苗民起义战争中湘军战纪	282
第六节 云南回民起义战争中湘军战纪	290
第七节 广西陈黄起义战争中湘军战纪	294
第八节 川陕兰李起义战争中湘军战纪	297
第九节 甲申中法战争中湘军反侵略战纪	301
第十节 甲午中日战争中湘军反侵略战纪	312
第十一节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湘军反侵略战纪	317
第四章 人物	321
第一节 统帅	321
第二节 主帅	332
第三节 统领	344
第四节 分统	385
第五节 营官	411
第六节 幕僚	428
第五章 编年 (1851—1903)	449
参考文献	519
后记	525
再版后记	527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湘军的创建与发展

从 1840 年到 1911 年的晚清 70 年间，雨骤风狂，水深火热，神州陆沉，中原鼎沸。

军事史载：湘军参与国内外重大战争 7 次，其中国内重大战争三次。包括：太平天国革命于道光三十年（1850）十二月爆发于广西桂平金田村。同治四年（1865）十二月，湘军围歼太平军余部于广东嘉应黄沙嶂，历时 15 年。

捻军起义爆发于咸丰五年（1855）七月安徽雒河集。东捻平于同治六年（1867）十二月，湘淮军追歼赖文光于扬州。西捻平于同治七年（1868）六月，湘淮军追歼张总愚于茌平，历时 13 年。

西北回民起义爆发于同治元年初（1862），同治九年（1870）破金积堡，同治十二年（1873）九月湘军收复肃州，关陇平，历时 11 年。

重大反侵略战争 4 次。包括：抗击外敌阿古柏入侵、反对英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始于光绪元年（1875）。六月，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4 年（1878）二月克服新疆南路西四城，新疆光复，历时四年。光绪七年（1881）七月收复伊犁，新疆建省，刘锦棠首任巡抚。

甲申中法战争始于光绪九年（1883）七月，法越订立新约后，法军侵逼桂边。终于十一年（1885）二月，湘淮粤联军大捷凉山，

中法议和。

甲午中日战争始于光绪二十年（1894），日本侵略军袭击朝鲜牙山中国驻军。淮军与北洋海军战败，日军侵入中国东北，同年十二月，湘军血战牛庄、田庄台败绩。马关议和签约，割让台湾。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联军攻陷大沽炮台，不久攻陷北京，签订《北京条约》。

湘军创始于江忠源楚勇。咸丰元年（1851）五月，楚勇奉调广西桂林参战。咸丰三年（1853）八月，曾国藩组建湘勇陆师 13 营、水师 10 营于衡州，咸丰四年（1854）元月出师东征。六年（1856）收复武汉，七年（1857）五路援赣，九年（1859）六月解围宝庆，十年（1860）四路援川。十一年（1861）左宗棠组建左军援浙。同治元年（1862），李鸿章组建湘淮联军援苏。至同治三年（1864）六月湘军攻陷江宁前，正式统称湘军，总兵力已扩至 50 万人。形成老湘营、霆军、楚军、吉字营、左军等五大主力军系（淮军平捻后始分立），及援川陕军、援黔军、援滇军、多隆阿军等四支次主力军系，另有李元度、田兴恕、陈士杰等多支非主力军系。湘军于江宁攻克后大撤遣，总兵力减至 10 万人，逐年由东南战区向西北战区（以老湘军与左军为主力）转移，湘军收复新疆出关时，前后方军力达 20 万人。新疆收复后，除屯垦防边约 5 万人，江南、西南防区尚有 10 万人，又先后参加中法、中日、八国联军三次反侵略战争，此后部分转为新式练军。光绪二十八年（1902）九月，湘军后期统帅刘坤一死于两江总督任内。次年（1903）十一月清政府设立中央练兵处，裁汰勇营，由练军组建新式陆军，湘军渐次消亡，军史延续历 50 年。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曾国藩乘时而起，在省会长沙办团练兵。此时，湖南各地团练，已在近年平定农民起义中，创立若干具有战斗力的乡团。如常宁在县城设局，主持县团，四乡分立 32 团；湘乡札委族长、房长按姓练团，将族权与政权结合；兰山有兰勇 400 余人，期会操演；新宁江忠源楚勇在平定雷再浩、李沅发起义后，已组建乡团，参加桂北多次战役；而湘乡儒生罗泽南与门人王鑫、李续宜、续宾兄弟在乡办团，也已成军千人。曾国藩凭借这些条件，对朝廷限制团练只能“练团查匪”的谕旨别有打算，来长沙后立即以“省城兵力单薄，行伍空虚，势难稳定”为

理由，奏请“抽调各县曾经训练之乡民健壮朴实者来省立一大团，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鼎成法训练”。曾国藩奏折上报前三日，左宗棠亦代湘抚张亮基提出“兵力不足，拟委明干官绅，募勇管带，省费备用”专折。郭嵩焘游说串联会商，依据清廷“加强团练”诏旨下达机会，运用湘学“理势合一、理随势转”的宗旨，利用太平军西征，将威胁两湖的严重形势，以加强省垣防务为名，将查匪保境的团练，改变为“募兵增防”脱离乡土的团勇，再争取通过战阵锻炼，正式成军，代替绿营，先防乡守土，再视情况扩大编制，相机发展，成为地方军队出征。由于这是湘军创建的关键，是“以势抗道”的举措，是偷天换日的手法，也违反清廷压制汉人、控制兵权、维护统治的传统。如果清廷事先知道曾的意图，就肯定不会准许。只能用先筹后奏、造成既定事实，最终成功组军，平定了太平天国起义，挽救了清王朝覆亡的命运，造就了“咸同中兴”。所以，事过境迁，这宗湘学“理势合一”的运作妙著，张亮基之奏先入，曾国藩奏折后到。咸丰帝此时正因为太平军北伐逼近京畿犯愁，为了“稳定两湖，抵御太平军回窜”，当即批准。曾国藩下一步文章就顺理成章，可以放手去做了。一边下令各府州县加强团练，搜捕清乡，安定后方；一边移师衡阳，招募练兵，避开省城官吏及绿营的忌妒抵制排斥，以塔齐布营兵，罗泽南、王鑫团勇为基础，扩充陆营，另在湘潭、衡州两船厂造船，并在衡阳招募水师。咸丰四年初，水陆两军共23营近2万人基本组成，此时，太平军西征逼近武汉，威胁湖南，曾国藩奉诏出省迎战。这样，湘军彻底摆脱了“练团查匪”的束缚，基本达到了建军战略策划。

湘军东征发布了《讨粤匪檄》。这是湘军创建后从政治思想上向太平天国革命的宣传攻击。目的是加强儒生共赴时艰的意识，破坏太平天国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出师之初，确定营制、选择营官、招募勇丁、筹募军饷都不同于绿营。此外，作战方略、战术指挥、后勤供应、通信联络等都逐步完善。曾、左、郭通过师生、同学、亲戚、邻里等各种关系，把整个湖南城乡团练发动了起来。利用世俗的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忠君爱国这些封建伦常，对下层儒生及农民群众进行宣传鼓动，充分发动士大夫、士绅，尤其是以岳麓、城南两书院为主的各府州县书院生员、童生

投入湘军，成为基层营哨官或营务幕僚。仅仅几年，他们就都成为中下层骨干，后期且大多成为湘军将领、文武官员。

湘军组建后，由衡阳移师长沙，时为咸丰四年正月末。上年冬十一月，湖广总督吴文镕致书曾国藩称：“东南大局，恃君一人，务以持重为意，恐以后无有继者。”湘军的战略决策是：争夺长江中游控制权，确保武汉，再夺取安徽，控制江西，进图天京，即湘鄂赣皖四省联合作战计划。但是，战局出现逆转，十一月底，湘军主力塔、罗陆军，彭、杨水师会攻九江，伤亡甚众。十二月初，太平军封锁湖口，湘军水师被分割成外江、内湖两大支。五年一月初，太平军西上，胡林翼驰援武汉，二月中武昌第三次失守。曾部主力罗泽南援饶州，仅余塔齐布一支独攻九江。三月，胡林翼由臬司升藩署抚，扩充所部湘军水陆至万人。至此，湘军已形成三部分，分辖三大战区：以曾国藩为主帅的前敌司令部，驻江西战区，进出皖南，主力为原塔齐布、罗泽南陆军与内江彭玉麟水师；以胡林翼为主帅的后防司令部，进出皖西，主力为胡林翼部湖北湘军与暂辖的外江杨载福水师；以骆秉章为主帅的后方司令部，兼顾黔桂绥靖，主力为王鑫、刘长佑及地方团练陈士杰等部。三支军队总兵力已超过10万人，成为清廷在南方的主力部队。少数八旗及零星绿营，均分散处于长江下游天京外围。

湖北湘军扩展最快。罗泽南来援、战死武昌城下后，所部由李续宾接统。鲍超由水师调陆营扩招，蒋益澧单独成军，而曾国藩主力塔齐布病死，所部由周凤山接统，除李元度并入林源恩成军外，幸湖南后方遣刘长佑、王鑫、萧启江、曾国荃四支来援，始勉强石达开入赣后危局，战争转入相持状况。武昌攻克。九江新下的主因是太平天国内让，石达开出走，韦俊自武昌撤离，而非湘军战绩。此时，太平军已开始走下坡路，北伐失败，天京被围，只能依靠李秀成、陈玉成两后起大将维持。但湘军除局部小胜外，仍不能掌握战争主动权。

咸丰八年十月，清廷催促湘军征皖，李续宾冒进，攻袭三河集，陈玉成击溃江北大本营后来援，李秀成跟进，李续宾分兵失策，全军覆没，死亡逾5000人。此时，湘军只能株守鄂东、赣北，军心陷于混乱，暂时无力在军事上大举。

从咸丰八年，至同治三年六月攻陷江宁止，为湘军拓展之鼎

盛时期。九年十一月，官、曾、胡定四路征皖之计，曾任第一路攻安庆。直至十年四月，因苏常失陷，江浙告急，曾国藩始奉诏赏加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自咸丰四年东征，历时六年，才获掌军政实权。十一年八月，曾国荃攻陷安庆，月末胡林翼病逝。文宗十月崩，同治继位，下诏由曾节制苏、皖、赣、浙四省军务，湘军主力渐逼江宁。开始委李鸿章筹建援苏湘淮联军。同治三年六月攻陷江宁。湘军大量裁撤，淮军转向平捻。这一阶段，湘军将帅，大多晋升督、抚、司、道、提、镇实缺，左宗棠也跻身湘军中期统帅，准备赴陕甘督办西北军务。祺祥政变后，慈禧垂帘听政。此时，列强侵略日逼，而清廷仍坚持防闲汉人政策，曾、左为祛疑释惧，运用了湘学理随势转的经世方略。胡林翼委曲求全以博官文支持，左宗棠几乎被官文严遭陷害，曾国藩蹭蹬赣鄂之时，谨慎避祸。咸丰帝北狩热河，下诏勤王，曾胡却拖延观望，不愿抽出逼攻江宁的湘军北援，以便保存实力，完成所谓东征大业，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其《复胡宫保书》云：“大抵天下有理有势，北援理也，保江西、两湖三省势也。吾辈但就目前之职位，求不违乎势，而亦不甚悖乎理。”所谓理，就是恪守程朱的封建纲常名教，忠君奉上的政治取向。所谓势，就是事物的客观形势。程朱认为：“势变，道不变。”就是说：以道取势，坚持忠君奉上，遵从纲常名教，不能因为势的变化，违背根本原则或改变政治取向。但是，湘学经世理论认为，理必须根据势的变化，采取适应客观形势的方法，才能达到道的原则要求，否则就将出现“事与愿违”、以势抗道的逆向后果。只有“理势统一，以势求理，以理造势”，才有可能以经术为治术，以霸道实现王道。一切脱离实际、恪守纲常、不察势变的道，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必须认识势的客观存在及其规律，以理的主观能动性为前提。理势统一才能确保道、势统一，至于道与理能否统一，则应视势的变化走向来作最后抉择。当时，奏请在曾、胡之间择一人北援，只是一种姿态，不让朝廷扣上“坐视君国安危之急”的罪名，而“确保两湖，赣皖安全，维护攻夺江宁”的战略部署，不能动摇。曾国藩《与沅甫书》云：“安庆决计不撤围，江西决计宜保守……而北援则不必多兵，但吾与润帅二人中，有一人远赴行在，奔问官守，则君臣之义明，将帅之职著，有济无济，听之可也。”事实

上，曾胡充分估计，北援远水不救近火，不可能依仗远来勤王之师挽救危急。曾、左、胡在咸丰末期所形成的湘军集团，处于开拓鼎盛时期。湘军与太平军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也是湘军集团生死存亡，曾、左、胡本人身家名位的关键所在。是他们过于看重势，而丢掉了他们口口声声要维护的理。

天京攻陷后，湘军开始收缩。收缩的内容包括：（1）湘军战区的收缩。这是因战争的敌对双方争夺区域及战争的规模所确定的。太平军覆灭后，捻军与西北回民起义规模逐步扩大，战区范围与战争重点转移。同治三年捻军活动范围还局限于皖北、豫西、鲁南与苏北，回民起义还处于发动串联阶段，限于宁夏、青海、甘肃与陕西局部。故湘军因作战范围减小而收缩。（2）湘军编制规模的收缩。实际是总兵力的收缩。天京攻陷后，清王朝重新抑制汉人军事力量，曾国藩基于日中则昃、谦退保全原则，以湘军暮气为借口，大力裁撤湘军，首先从曾国荃开刀，以示对清王朝无异志，渡过了满汉矛盾难关。

湘军收缩从同治三年天京攻陷开始，一直到左宗棠奉诏出关收复新疆的光绪二年为止，历时12年。这段时期，清王朝似已从病危中解救出来，但癌症已经扩散，封建王朝的致命伤，由吏治腐败、外敌入侵引发的民怨沸腾是无法扬汤止沸的。湘军虽为清王朝平定了太平军革命，挽救了满清，但湘军政治军事集团兴起，削弱了中央政权。军权的转移，省级政权大多由湘、淮两系军政人员掌握，导致了清王朝的崩溃。

湘军收缩期涉及湘军集团的大事是：曾国藩平捻师久无功，退出军事指挥枢纽，由江督改直督；天津交涉决策失误，遭国人尤其湘人指斥，重任江督，抑郁而终。由曾、左发展的洋务运动勃兴，由于左长驻西北，故洋务主导权也大多由淮军接充。左宗棠收复新疆时期，湘军再次拓展。曾死后，左代曾成为中期湘军统帅。湘军也从平定农民起义主力转化为抵抗外敌侵略主力。

曾国藩裁撤湘军理由是：“湘军暮气不可复用。”王湘绮《湘军史·曾军后篇》云：“国藩本以忧惧治军，自幸平洪寇，克江宁，如初起兵时所望，力言湘军暮气不可复用，主用淮军，后以平捻寇。然席宝田、左宗棠仍募湘军征苗回，竟定塞外，棱威天山，乌睹所谓暮气者邪？”王定安《湘军记·围攻金陵》下篇亦

云：“国藩素谦退，以大功不易居，力言湘军暮气不可复用，主用淮军，其后倚淮军以平捻。然国藩之言，以避权势，保令名。其后左宗棠、刘锦棠平定关内外回寇，威棱西域，席宝田征苗定黔中，王德榜与法郎西战越南，皆用湘军。暮气之说，庸足为定论乎？吾故曰，国藩之言暮气，谦也。若欲淬厉朝气，则在后来之将帅，不系乎湘军淮军焉。”

江宁攻陷，曾国藩兄弟锡封侯伯，湘军将帅官督抚者数十人，官藩、臬、提、镇者百余人，湘系实力，权倾朝野。清廷借三件事，即李秀成先斩后奏、天京财富下落、洪福瑱逸走错报等来挤对曾国藩。传说：王湘绮在天京攻陷前后建议湘军与太平军连横反清，外间亦有流言。汉霍光，宋岳飞，明于谦、张居正，清年羹尧等，功高震主而受严谴的教训深刻，如不急流勇退，必将步霍、张后尘，只有借口湘军暮气，不能续战，暂由淮军取代，始能避开清廷疑忌，保全湘军集团及家族，这是恪守程朱理学的举措。一边上奏，一边立即裁撤曾国荃统率的直属2万人，由病假开缺回籍的曾国荃押带回湘，湘军总兵力50多万先后裁撤近30万。这次大裁军，使满汉矛盾骤然缓和。

首先，是转移实力。如将郭松林等部分湘军拨交淮军指挥。水师制订章程转入经制，整体保留，控制长江水道于湘军之手。最主要的是西事日棘，沙俄窥伺，西北迟早必战，西南、滇、黔、川、桂战乱，均待湘军援战。大裁撤后再将体衰、颓惰者留乡，精壮无暮气者先后由刘松山、刘典、刘蓉、陈湜、刘坤一、刘岳昭、席宝田等挑选转入西北、西南战区，湘军精锐进行战略转移后则被大部保留下来。

其次，湘军攻克江宁，将领人人发财后腐败。当时传说自江宁至长沙，舳舻千里，尽载劫掠来的资财、妇女，回乡大量圈占田地，起造大宅，妻妾成群，狂嫖阔赌。省外议论很大，将佐颓惰，兵无斗志，确是由胜而骄的暮气。曾国藩知道军心涣散，硬撑必无胜理，不如顺水推舟，裁撤这些颓惰将士，以免疑忌太深，影响湘军集团利益。

再次，东征先后11年，湖南出兵逾60万，战死伤残近10万。湘南城乡仅三河、黄飘、二郎场、灞桥十里坡四大败仗，就几乎村村挂白、处处新坟。各府州县输缴粮食数百万石，征集军饷数

千万两。城乡残破，民力衰弱。天京攻陷，渴望休养生息。曾国藩顺应乡绅民庶意愿，裁撤大部分湘军回乡，如不裁遣，继续绷紧战争之弦，势必民穷财尽。

《湘军记·戡定西域》篇：“左文襄排众议而独任其难，不惜竭天下全力图之，其深谋远虑、弭祸乱于已兆……刘公锦棠挈百战之师，乘破竹之势，霆摧电激，不数月廓清万里，虽傅介子、班超、陈汤之立功绝域，何多让焉？於戏盛矣！”^①

《续湘军志·平回后篇》：“宗棠锐意定边，枢疆诸臣，多怀腹诽……假设弃地之谋遂成事实，俄人势力必达玉门，闯关而进，畴能御之……宗棠之功，讵可没哉！”^②

《近百年湖南学风》：“自古以来，书生戎马，而兵锋所指，东极于海，西尽天山，纵横轶荡未有如宗棠者也。”^③

同治十年（1871），俄罗斯兵入据伊犁，清廷闻警，命湘军做出关备边准备。十二年（1873）关陇平。光绪元年（1875），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当时，朝廷枢疆有海防塞防之争，李鸿章主海防。议言：“而中国目前力量实不能兼顾西域，师老财匮，尤虑别生他变……今虽命将出师，兵力饷力万不能逮，可否密谕西路各统领，但严守现有边界，不必急图进取……况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轻重必有能辨之者。此议果定，则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④左宗棠主塞防，议言：“海疆之患，不能无因而至，其视成败以为动静者，则惟西陲军务……宜以全力注重西征。”又有言：“俄人狡焉思逞，宜以全力注重西征，西北无虞，东南自固。”^⑤二月，朝旨密谕左宗棠征询意见，左宗棠详奏西征用兵、筹饷诸大端。三月诏报：“若非有重臣为之统率，不但诸军无所禀承，且恐各不相下，貽误戎行。左宗棠着以钦差大臣督办关外剿匪事宜……着通盘筹画，详细奏闻。”决策已定，争议乃息。光绪二年八月，天山北路平，四年二月，全疆平。

① 《湘军记》卷十七《戡定西域》。

② 《续湘军志·平回后篇》。

③ 《近百年湖南学风》之四《左宗棠》。

④ 《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筹议海防折》。

⑤ 《左宗棠年谱》卷六《复总理衙门书》。

六年春，曾纪泽使俄，议修改《伊犁条约》。新疆抗俄，取得全面胜利。七月，曾国荃督办山海关防务备俄。九年八月，彭玉麟赴粤会办海防备战。十年八月，左宗棠督办福建军务抗法，死于福州。十六年四月彭玉麟卒，八月杨岳斌卒，十月曾国荃卒，湘军老将凋零殆尽。二十一年，日兵入辽，湘军魏光燾、陈湜、李光久北援，刘坤一督办辽东军务。二十六年，江督刘坤一、鄂督张之洞东南互保，湘军自光绪朝已完全转入反侵略战争。这一转变应以曾国藩兄弟出版《船山遗书》全集为契机，借船山学说倡导民族主义。左宗棠久历疆圉，深悉外敌侵略事，故坚持西征。刘坤一坚决支持反侵略战争，砥柱东南。湘军终于在后期为捍卫祖国作出了应有的努力。

第二节 湘军集团的确立

湘军集团，是以湘军前、中、后各期军事统帅为核心形成的松散型军事政治性团体。集团成员以湘籍军政要员为骨干，还包括若干与湘军军事政治集团成员政见相同、关系密切的非湘籍军政要员与商、学、外交各界知名人物。

湘军军事政治集团开始形成于咸丰二年（1852），终结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一月清政府设立中央训练处，裁汰勇营，历时50年。但此后百年对中国近代史影响颇为深远。

湘军集团的活动以军事活动为主体，延伸至朝政吏治、外交洋务、财政金融、工农实业、交通运输及文化教育诸领域。

一、湘军集团掌握了大批军、政实权

湘军建军时的水陆军营官及营务处幕僚，是曾国藩通过考察和选拔的首批骨干，通过战争锤炼与考验后，战功卓著、政绩卓异的幸存军政人员，都在湘军前期提拔到湘军统领、分统与司、道、州、府一级岗位；江宁攻克前后，这批骨干大多保升到湘军战区主帅、统领与地方藩、臬、道、府一级岗位。湘军中后期，则随着战争进程与政局变化，集团实力持续扩大。